

# 仓央嘉措



ཚངས་དབྱངས་ཀྱི་མཚོ།  
高平◎著

第一部完整再现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绚烂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  
白金增订版增加16个章节，4篇附录内容。



# 仓央嘉措

高平◎著

凡尘有菩提 明月映禅心

讲述六世达赖凄婉美丽的一生，

命运要求他心无挂碍，寂寞清静，

他却遭遇了红尘情爱，炽烈执着。

在印证佛法的路上，

他诗情婉转，踽踽独行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仓央嘉措 / 高平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6.4  
ISBN 978-7-5125-0842-2

I. ①仓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7563 号

仓央嘉措

作 者	高 平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
策划编辑	兰 青
美术编辑	秦 宇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21 印张 386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842-2
定 价	4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邮编: 100013

传真: (010) 64271578



## 目 录

- 一 被驱逐的情侣 / 001
- 二 五世达赖圆寂 / 007
- 三 仓央嘉措诞生 / 014
- 四 绝密的决定 / 021
- 五 童年的悲欢 / 029
- 六 逃不走的冒充者 / 038
- 七 初恋 / 045
- 八 处女作 / 055
- 九 政治赌注在加大 / 066
- 十 康熙皇帝怒斥桑结 / 074
- 十一 达赖六世突击坐床 / 081
- 十二 金顶的“牢房” / 095
- 十三 风从家乡吹来 / 103
- 十四 被杀的和嫁人的 / 113
- 十五 贵族小姐 / 123
- 十六 布达拉宫下的酒店 / 137
- 十七 三箭与三誓 / 145
- 十八 默思与退戒 / 153
- 十九 雪地上的脚印 / 165
- 二十 第巴的“吃土精神” / 177
- 二十一 大昭寺前的恩仇 / 190
- 二十二 桑结之死 / 203
- 二十三 诏执京师 / 215



## 目 录

- 二十四 离开哲蚌寺 / 225
- 二十五 唱歌的牧羊女 / 229
- 二十六 洗温泉 / 234
- 二十七 龙夏向于琼卓嘎谢罪 / 237
- 二十八 拉萨的黄房子 / 241
- 二十九 追赶与求救 / 245
- 三十 病倒在当雄草原 / 249
- 三十一 默想皇帝接见 / 253
- 三十二 赛马大会的惊人一幕 / 255
- 三十三 跪拜仓央嘉措 / 258
- 三十四 在嘎洛寺讲经 / 264
- 三十五 面对神山圣湖 / 268
- 三十六 “我不是女妖” / 270
- 三十七 纳赤台上三炷香 / 275
- 三十八 康熙的御批 / 277
- 三十九 月照青海湖 / 280
- 四十 魂归仙女湾 / 284
- 四十一 余波在荡漾 / 286
- 参考书目 / 290
- 附录一 第五、第六世达赖喇嘛大事年表 / 293
- 附录二 作者对仓央嘉措的评述 / 296
- 附录三 作者答记者问 / 318
- 后 记 / 328
- 增订本后记 / 331



## 被驱逐的情侣

在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的夏日错，有一个名叫派嘎的小村落。正像西藏的许多小居民点一样，偏僻和贫苦是它最明显不过的特征。

雪山上吹下来的风里夹带着刺骨的冰针。人们只有在走进那些低矮黝黑的石板房，盘坐在燃烧着木柴或者牛粪的炉火旁的时候，才会感到些许的温暖。

但是在扎西丹增的家里，真正的春天已经降临了，他的心比炉火更热。连日来，他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，没日没夜地忙碌着。细糌粑、青稞酒、茯茶、酥油、风干牛肉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总觉得还应当干些什么，他经常在屋里转来转去，半举着两只手，头脑中除了紧张的喜悦外则是一片空白。

扎西丹增是个见善则柔、遇恶则刚的人。他在寺院里学过经典，通晓白玛林巴密教，甚至有密宗大师之称；他还会唱很多的酒歌，在这一带受人喜爱。但这喜爱中所包含的，多半是感叹和同情。十多年来，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费尽了最大的心机，始终如一地赡养和医治着年老病重的父母。像松柏四季不凋地守护着山岭，风雪再猛，从不落叶；生活再苦，决不求人。直到三年前父母双双去世的时候，他才向姐姐借了一点钱办理丧事。之后，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只有十里外的早已嫁出去的姐姐算是他的亲属。但他越来越不愿和她来往。他曾经感到非常孤独，屋子虽小，却空荡得可怕。同时他也有一种解脱感，好像多年来被无形捆绑着的双手忽然松开了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要创造自己的生活。他到处给人帮工，不嫌脏累，不分远近，有时几个月不回来。很快，他就连本带利地偿还了所欠姐姐的债务，修缮了自己的房屋，还有了一点积蓄。现在，他居然要办喜事了。已经四十岁了，青春方才开始，但他并不怨天尤人。有时迟开的花，倒格外芬芳呐。

正当扎西丹增陷入莫名的遐想时，“啪啦”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扎西丹增一惊，



抬头看，满脸横肉的姐姐正站在他的面前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每次见到姐姐，就立刻想起那句谚语：鸡爪上刮油，羊角上剔肉。扎西丹增使劲眨了一下眼睛，像要关闭回忆的窗子，竭力使自己不再去想那句谚语。

“阿佳拉<sup>①</sup>，贵体安康！”

姐姐从嗓子眼里哼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卡垫上，与其说是大模大样，不如说是显示威严。她向房中扫了一眼说：

“听说你要成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快了，正月。”

“倒是吉祥的开端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？”

“我准备请你来喝喜酒。”

“都准备齐全了？”

“还凑合。”

“钱是哪里来的？”

扎西丹增一听这话，被激起了一腔怒火，满腹心酸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：“这些年，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穷日子你是知道的。我一没有土地可以出租，二没有银钱可以放债。抓头上，乱发一把；抓身上，霉霉一片。瘦牛只有一头，支差的馱子却有九十九。我只有靠两只手拼命干活。我比鸡起得早，比羊睡得迟，一天忙得屁股不沾土。我为什么不能成家立业？”他举起了颤抖着的双手，接着说，“有钱人的炒锅是铁的，穷人的炒锅也不是泥捏的！”

“住口！”姐姐忽地站了起来，“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什么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心里明白。大蒜是偷着吃的，蒜味儿却当面跑出来了。我看你一定是偷……”

扎西丹增说什么也没料到，他的姐姐竟然毫无根据地怀疑他，而且当面说出个“偷”字来。是的，即使用的是金子做的佛像，打在头上也是很疼的；即便是自己亲属的侮辱，也是很难忍受的。凭着他对姐姐的了解，他断定她此来有着不善的图谋。

<sup>①</sup> 阿佳拉：藏语“姐姐”。“拉”是尊称。

他冷静地问道：“干脆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姐姐脸上透出了一丝得意的暗笑，斩钉截铁地命令道：“滚！马上滚！远远地滚！永远不要回来！”

“次旺拉姆怎么办？”扎西丹增问。

“那我可管不着，你去问她好了。”

“不用去问了，我来了。”次旺拉姆从容地走进门来，抓住扎西丹增的手说，“庄稼不收灾一年，夫妻不和灾一生。我永远听你的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喝苦水也比牛奶甜。”

对于扎西丹增的一颗苦透了的心，次旺拉姆的这番话真比纯奶还甜，比甘露还清凉。

次旺拉姆是一个娇小的、西藏南方姑娘。由于她品德高尚，信仰虔诚，施舍大方，文雅蕴藉，后人认为她出身于名门。传说中说：藏王松赞干布有一支失散了的后裔，有的脸上生着狗嘴，有的头上长了角，是不吉祥的征兆，于是被放逐到门隅地方。过去了若干代以后，其中一个名叫嘎玛多吉的男子，娶了一个名叫阿布迪的妃子，在藏历土狗年生了一个女儿，她就是次旺拉姆。

“次旺拉姆！次旺拉姆！”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奔来。

“朗宗巴大哥，您请坐。”扎西丹增恭敬地迎接着，又急忙从木柜里抽出一条哈达举过额头，朝朗宗巴献了上去。

“谁是你的大哥？你比我还大十岁呢。”朗宗巴伸出一只手将哈达拨在一边。但他随即发现扎西丹增的姐姐坐在窗前望天，又一把将哈达抓过来托到她的面前，深深地躬下身去说：“阿佳拉，你倒先来了。”

这位“阿佳拉”接过哈达，反手朝上一扬，搭在朗宗巴的脖子上，算是回敬，又继续昂头望天。

“扎西丹增，你是决心要娶我的妹妹？”朗宗巴问。

“大哥，您是答应了的。”

“那时候，我考虑不周。现在，我们来谈谈条件。”

“哥哥！你怎么又……”次旺拉姆急了。

“请讲。”扎西丹增冷静地说。

“你也算是一个有点学问的人，你不会不知道，”朗宗巴显出一副更有学问的样子继续说，“三十三年以前，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曾经下令，让所有教派的教徒都改信黄教。达赖佛还派了自己的门生——亲密的朋友梅惹喇嘛来宏扬黄教。遵照佛





的旨意，我已经改信黄教了，你们家可是世代信奉红教<sup>①</sup>的。你要想娶我妹妹，必须也改信黄教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虽然学的是密宗一派，但信奉的不也是释迦牟尼吗？”扎西丹增反问。

朗宗巴张口结舌了片刻之后，掏出用羊角做的鼻烟壶，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敲了敲，吸了三下鼻烟，打了一个喷嚏，这才说：“第一条你办不到。第二条嘛，请婚酒你送过了。聘礼呢？交得起吗？”

“多少？”扎西丹增认真地问。

朗宗巴轮换地伸屈着指头：“一匹马，两头牦牛，三只羊。”

次旺拉姆真想哭出来。她上前拽住哥哥的袍袖，狠命地摇着：“哥哥，你为什么说了话不算数？你为什么不讲道理？就连乞丐的打狗棒还有个倒顺呢，你这样做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？”

朗宗巴将妹妹一把推开，说：“反正我不允许你嫁他！除非他答应条件。你跳？鸡再跳还能跳断了梯子！”

“水和奶搅在一起，就是用金勺子也分不开！”次旺拉姆毫不示弱。

面对这样的哥哥姐姐，扎西丹增伤透了心。他替次旺拉姆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们走。”

次旺拉姆点了点头，弯下腰准备去拾掇东西。她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主妇了——虽然这个家在她还没有正式得到的时候就将失去。她把一只准备结婚时款待客人的羊腿插进糌粑口袋里，又去搬烧茶的铜锅。扎西丹增跨出房门，到院中去牵他的牛。一对情侣默默地忙碌着。他们知道，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滚不回去，哥哥和姐姐的贪心收不回去。俗话说：吃肉的老虎再饿，也不会吃自己的肉。他们的哥哥姐姐却吃到了弟弟妹妹的身上。走吧，远远地走吧，快快地走吧。让他们去得意好了，树根既然烂了，叶子必然干枯；心肠既然坏了，不会有什么幸福。

不料，朗宗巴突然说：“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能够背动的食物，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走！”姐姐补充说：“若是能抬动，你们可以把房屋当轿子抬上。”

扎西丹增把已经牵在手里的牦牛缰绳甩在地上，握起次旺拉姆的手，跨出了篱笆大门。

冬天的风在旷野上使劲地刮着，低矮的枯草在瑟瑟地抖动。沙砾上，四只脚并

<sup>①</sup> 红教：也称宁玛教派，因其僧侣衣冠皆红，又称红帽派，修密宗。

排着，沉重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冷漠的阳光在灰白的乱云中时暗时明。旷野上那一高一低的身影也忽隐忽现。行人是那样稀少，牛羊更是罕见，整个世界都像是空荡荡的。偶尔有三两个看不清的物体在前面一起一伏地朝他们靠近，那是磕着长头到拉萨去朝圣的男女。

一对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家园的情侣，无言地走着，走着，既觉得甜蜜，又感到茫然。昨天发生的事情，依旧像插在心上还未拔出的刀子。但是，乡亲们送别他们的情景，那些宽慰的话语，鼓励的言辞，关切的嘱咐，又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痛苦。有的人愿意腾出一间小屋，让他们住到自己的家里；有的人拿出仅有的几钱银子<sup>①</sup>送给他们做盘费；有位老人告诉他们，天冷的时候不可向北方流浪，要朝温暖的南方走；还有的流着泪水，希望他们还能回来。唉，善良的人们啊！

他们走时是那样坚决。伤透了心的人，是谁也留不住的。如今离家乡渐渐地远了，值得留恋的东西也渐渐地多了起来。就连阿妈捻毛线时用过的小木槌，村口上那块光滑的大石头……都成了使人依依难舍的有生命的东西。

扎西丹增不禁频频地回头张望，那噙着泪水的眼睛却再也看不到家乡的影子了。次旺拉姆只是温顺地跟着他走，有时带有几分好奇地向前望一望，或者向两边看一看，却不常回头。也许她不愿往火上浇油，增加他的伤感；也许她在派嘎村并没有多少可珍惜的记忆。扎西丹增作为一个孝子，那里有曾经温暖过他的父母，而次旺拉姆作为孤女，却不曾在那里得到过兄长的温暖。浪荡成性、变化无常的哥哥从没有给她手足之爱。她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到了二十一岁的。正是那种半独立式的生活使她学会了各种农活，她精通家务，不乏主见，善于思考，从不掺和某些妇女津津有味地对别人说短道长。只有一种场合她不愿离去，就是当人们聚在一起夸奖扎西丹增的时候。但她从不插嘴，只是悄悄地在心底里结着她爱情的果子。

沉默得够久了，沉默得难受了。扎西丹增终于轻声地哼起歌来：

素白的野花圣洁，  
不如酥油似雪；  
酥油似雪又芳香，  
不如姑娘高尚。  
杜鹃花红似火，

<sup>①</sup> 银子：指藏银。1750年以前，西藏没有官铸的货币，使用分量不等的银块计算，叫藏银。



不如红颜料似血；  
红颜料似血又闪光，  
不如赤诚的姑娘。

次旺拉姆露出了笑容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：“唱的是我吗？”她停下脚步，含情的双眼向扎西丹增忽闪着。

“当然，还有谁呢？”

“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苦……”

“离别家乡的苦只不过像一滴水，若是没有了你，我的苦就像大海了。”

“那就不要再想家了。哪里快活哪里就是家乡，哪个仁慈哪个就是父母。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我们快活起来吧！”扎西丹增无意中加快了脚步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鹰身上掉几根毛，碍不着凌空飞翔。”

不知是第几天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平坦、富庶的地方。日后他们才知道这里是达旺地区的拉瓦宇松（三低洼地）。也许是那成排的杨柳和家乡的杨柳十分相似，他们对此地产生了亲切之感。在纳拉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在三块已经烧得很黑的石头上架起了铜锅，次旺拉姆寻来了干柴和牛粪开始熬茶，准备吃他们最后剩的两碗糌粑。这时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走过来，睁大眼睛望着这两个异乡人，丝毫没有羞怯的神色。

扎西丹增一面用羊皮风箱扇着火，一面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刚祖。”小孩高兴地回答，“我阿妈说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是脚先生出来的。”<sup>①</sup>

次旺拉姆抿嘴笑了。她问：“这个地方叫什么？”

“叫邬坚林。你们看，那边的寺院可好看了，里边的酥油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！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不是这里的人？”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互相注视了一下，会意地点点头，几乎是齐声回答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这里的人了！”

<sup>①</sup> 刚祖：藏语，意为脚落地。



二

## 五世达赖圆寂

邬坚林寺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挤满了贺喜的男女，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的婚礼正在举行。这原本是要在正月初办的事，因为被迫迁居，推迟到了二月底。也好，这地方气候暖，柳条已染上了鹅黄，心里的春天与心外的春天完全融合了。

有名的歌舞之乡在有人结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歌声，此刻，人们唱着赞新娘的歌：

美德俱全的姑娘，  
像翠柏一样的姑娘，  
性情温和、亲切、善良，  
就像“大自在天”的公主一样。  
献给你这条洁白的哈达，  
愿你财富、人口、运气三兴旺。

在一阵欢呼声中，次旺拉姆不好意思地向大家道谢，不停地给客人们斟着浓浓的青稞酒。赞美新郎的歌声又唱起来……热闹了很久，有的人困了，有的人醉了，这才由老年人带头纷纷告别。

新郎新娘送走了客人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混合着泥土清香的空气，望望天空，晚霞早消失了，北斗星已经清晰可见。

就在遥远的北方，北斗星的下面，在拉萨正在重建着的布达拉宫里，这时候——清康熙二十一年（藏历水狗年，公元1682年）的二月二十五日，发生了一件西藏历史上的大事：

第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了！

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就是做一千个奇幻的梦，也绝不会想到他的逝世竟会和他们尚未出生的儿子发生那样直接的、紧密的、重大的联系。有谁能预测那戏剧般的偶然，揭开未来的生活之谜呢？

五世达赖名叫阿旺·罗桑嘉措，明朝万历四十五年（藏历火蛇年，公元1617年）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西藏山南琼结的清瓦达孜。父名霍尔·都杜绕登，曾任过宗本职务。母名贡噶拉则，出自信奉红教的名门贵族。万历四十四年的最后几天，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不明不白地死在哲蚌寺以后，第巴<sup>①</sup>索南若登派人四处寻找转世灵童时发现了她，会同四世班禅和高级僧侣、贵族、蒙古头人把他确认为达赖五世。他十五岁被迎到哲蚌寺供养，十八岁时由班禅授了沙弥戒，二十五岁正式做了西藏的政教领袖。四十年来，做了许多重大的事业。人们都称他为“伟大的五世”。

他从去年——藏历铁鸡年九月六日病倒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卧室。老年人本来就习惯于回忆，何况又在病中。他经常斜倚在厚厚的黄缎子包成的羊毛垫子上回想往事，一幕一幕，像挂在眼前的“唐卡”<sup>②</sup>。他想得激动的时候，就抓起漆花木柜上的铜铃摇几下，让侍者送壶酥油茶来喝几口，强闭上眼睛，想镇静一会儿，休息一下。接着，那些自豪的往事又闪现在他的眼前——他下令大加扩建布达拉宫，他使其他教派都改信黄教，他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，他给一些新的寺院住持开光仪式，他进行各类寺院和僧侣的大普查，他制定了财政制度，他颁布了藏族自己的民族服装，他为整顿僧俗纪律巡视各地，他撰写了《学习珍珠蔓》等多种著述……现在，他已经是全藏名副其实的教主了。在他的统领下，有一千八百座寺院。十万名僧人啊，真不少哇！……他怀着自慰的心情，缓慢地扳着指头总结自己的长处：冷静、严肃、决断、寡言、博学、宽厚……他再屈着指头历数自己的短处……唉，恐怕只有自己才敢这样做。他的心乱了，只好又摇起了铜铃。

这几天，他的病情更加沉重起来，竟然处于昏迷状态了。忽然，他听到了歌声，一会儿好像很远，一会儿又好像很近。歌词是什么，他听不清。正守护在他身旁的第巴桑结甲措却是听得出的。那歌中唱道：

兄弟要是有一个，

① 第巴：也译作第西、第悉、第斯，译为呆斯更接近原音。本意为部落首长、头人。因其实际是总揽西藏政务的首席大臣，于是就成为达赖喇嘛的代理人，已延伸为摄政、藏王之意。

② 唐卡：一种绘在布上、用锦缎装裱起来可以悬挂的佛画。

只有在家支乌拉<sup>①</sup>；  
兄弟要是有两个，  
一个要去当札巴<sup>②</sup>；  
假若再有三弟弟，  
最好赶快逃出去，  
要不就在家装哑巴。

桑结甲措听着，皱起了眉头。他摇动了那只唯有达赖本人才能动用的铜铃。侍者以为是达赖清醒过来了，惊喜地跑了进来，见是桑结甲措，立刻低下头听候吩咐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，预感到这座宫殿里快要更换摇铃的主宰了。

“是修筑宫殿的……乌拉们在唱吗？”桑结甲措脸色阴沉地问。他不喜欢使用乌拉这个词，倒不仅仅因为它来自突厥语，还在于它赤裸裸的词意是人身差役、强迫劳动。尤其用在被征来修建圣宫的人的身上，不大符合群众对领袖的自觉拥戴和对佛的无比虔敬。但他还是使用了。

“是的。”侍者轻声回答，“山坡太陡，石头很难运上来，小块的，山羊驮；大块的，用人背。唱唱歌能减轻劳累——伟大的五世是这样说过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桑结的语气里并没有责备他多嘴的意思。

“如果您怕吵闹了佛爷，我去通知他们，不准再唱了。”

桑结甲措摇了摇头。他不能这样做。自从三十七年前的三月初五，这个巨大的工程动工以来，一直就这样存在着不可抑止的喧哗声。五世是从未禁止过的。今天突然禁止人们歌唱，会不会间接地泄露出达赖的病情？但那歌词的内容，又使他感到不快。他沉思了片刻，提起竹尖笔，蘸着浓黑的墨汁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起来：

我们这伙砌墙的人，  
全都像老虎一样健壮。  
砌出来的石墙啊，  
也像虎身上的花纹一样漂亮。

他写罢，交给侍者，嘱咐说：“宣谕他们，五世佛爷叫他们唱这首歌。”

① 乌拉：无偿的差役。

② 札巴：普通僧人，还够不上称为喇嘛。



侍者接在双手上，退了出去。在楼梯转弯的亮处，他看了一遍，并不觉得惊奇，因为他早就熟知桑结甲措是一个学识渊博、才思敏捷的人。但他不大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隐瞒达赖的病情，使大家不能分担这雪山压胸一般的忧愁。

这位侍者名叫盖丹，意思是“有福分”。是的，他自己也常因这种难得的福分而激动不已。在宽阔的藏区，有多少人一步一磕头地磕到拉萨，却连达赖的影子也难望到；而他，却能够像佛像案前的酥油灯一样，日夜伫立在达赖的近旁。

工地上响起了新词新歌，那声音空前的激昂雄壮。人们遥望着白宫<sup>①</sup>上达赖五世的卧室，有的竟流下了热泪。他们不认识文字，没学过经典，他们坚信达赖赐唱的歌就是佛经，不要说能唱它的人，就连能听见它的人也会逢凶化吉，幸福无涯。

此刻，达赖突然清醒了，而且竟然不太费力地坐了起来。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一下就看半跪在身边的桑结甲措，目光中除了慈祥还是慈祥。桑结甲措高兴地扶住他，又有些恐惧，他担心这是佛灯在熄灭前的一亮。

“有别人在吗？”五世低声问。

“没有，连盖丹也不在。”桑结完全会意地回答，“您……指教吧……”桑结双手合十，几颗泪珠滴到了自己的手上。

“我想最后一次听听你对蒙古人的看法。”五世又补充道，“你要说真心话，说从来不曾说过的话。”

“是。”桑结似乎未加思索就说了下去，“需要时请他们进来，不需要时请他们出去。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。元朝就不必说了，这四十多年，他们的影子，不，他们的鞋底和马蹄，就没有离开过咱们的土地。什么却图汗的儿子，什么固始汗、达延汗，如今又是达赖汗，一直统操着卫藏的大权。我们有达赖，有班禅，还有第巴，要汗王做什么？”他激动起来，哽咽了。

五世微微地点点头，又微微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事情不那么简单，关于我们和蒙古人的关系，我看你有必要重温一下历史……”五世眼望着长空，似乎那也就是一张大事年表。

“长期以来，在皇帝的管辖下，各个教派都很安定，各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战乱，人民生活过得也比以前好。我们和蒙古人也相处得不错……可是后来……”五世依然望着天空，话里充满了向往和感叹，同时包含着对目前形势的担心和苦恼。

盖丹报门而进，说：“敏珠林寺郎色喇嘛求见。”盖丹已经隐约地听到了五世

① 白宫：布达拉宫刷成白色的部分。当时已经建成。

说话的声音，知道佛爷又从昏迷中醒来，就没有拒绝为郎色通报。再说，除了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之外，敏珠林的信使是五世最喜欢接见的。

郎色喇嘛弯着腰走了进来，五十多岁的年纪有着青年人的仪态。由于山南地区地势较低，山清水秀，十分宜人，敏珠林又是红教主寺，所以郎色的脸色几乎和他的袈裟一样红艳。郎色向五世敬献了哈达，致了颂词，呈上了敏珠活佛的书信。五世边拆着黑紫色的封漆，边问：“敏珠活佛他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。只是很想念您——伟大的五世。”

五世打开信纸，上面只写着一首诗：

面前的雅鲁藏布日夜东去，  
像蓝色的玉液那般美丽。  
假若林中能落下一座大桥，  
我去朝拜您像掐念珠一样容易。

下面照例是他游龙般的签名。

五世苦笑，他清醒地知道，他和这位多年来书信往还、诗词唱和的密友，快要分手了。他虽然感到心情沉重，体力不支，但也不能让郎色空手而回。于是闭起眼睛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桑结，我念你写，和他一首。”

“是。”桑结回答着，拿起了纸笔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当他看到五世那双无力地下垂着的双手时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五世一字一句地缓缓地念着，声音是颤抖的：

珍珠般的字句出自密友的书信，  
百灵般的声音来自故乡的山林。  
雪山和狮子终究是会分开的，  
请到菩提树下寻找我的梦魂。

五世在上面签了名。郎色将和诗捧在手中，往头顶上按了按，揣在怀里，后退着辞别。桑结一扬手，说：“转告敏珠活佛放心，上尊近日贵体稍有不妥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”郎色应允着走了。盖丹也跟了出去。

“请您休息一会儿吧。”桑结恳求着，想扶病人躺下。



“不，不用，我永远休息的日子就要到了。”五世推开他，“让我来给你讲讲蒙古人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吧。”

垂危的五世费力地说了下去：“明朝万历四年，蒙古土默特部落<sup>①</sup>的领袖俺答汗——就是被皇帝封为顺义王的那一位，从青海写信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，约他去会面。俺答汗有三万兵马，又信奉黄教，不去见他是不好的。第二年的冬天，十四岁的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，下一年的五月才到达青海。他们各自把自己比作当年的忽必烈和八思巴。俺答汗给索南嘉措上了尊号，叫‘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’<sup>②</sup>，这就是达赖名号的由来和开端。在他以前的达赖一世——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，达赖二世——根敦主的弟子根敦嘉措，都是后来追认的。”五世津津有味地说着，似乎完全忘记了桑结早已具有了这些常识性的知识。人老了是爱说重复话的，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；即使意识到了，他认为今天的重复也仍然是必要的。何况桑结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显露丝毫的不耐烦。

“三世年轻有为，不辞辛劳，一心发展黄教，致力搞好和皇帝、蒙古人的关系。他随俺答汗到了土默特；在张掖时派人向皇帝朝了贡，给首相张居正写过信；在青海修了塔尔寺；到康区建了理塘寺。俺答汗去世以后，他应约去参加了葬礼，随后又应召进京，在途中圆寂。那是万历十六年三月的事情。”五世停了一下，尽力放大了声音，“下面你要注意，三世的转世在哪里呢？就在蒙古。达赖四世是谁呢？就是蒙古人俺答汗的曾孙——云丹嘉措。他是怎样入藏的呢？是蒙古军队护送来的。佛教的带子，把藏、蒙两个民族更紧地拴在了一起。”五世休息了一会儿，继续说，“明朝末年，我们在拉萨的黄教集团，面临着三面威胁。北面是信奉黑帽派的青海的却图汗，东面是信奉苯教的甘孜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，西面是支持红帽派的日喀则的第悉藏巴政权。当时，一些黄教大寺的首脑，就借请固始汗的大兵来扫荡敌手。我虽然是在蒙古人的监护下长大的，但我是不同意这样做的。应当劝说固始汗回去，避免让众生流血，而且更能提高我们的威望。但是已经晚了，固始汗在六年中把上述的三方都灭了……”

五世的额头上冒出了虚汗，他那不习惯于戴帽子的秃顶散发着蒸气。又大又圆的眼睛无神了。痛惜的心情，垂危的病情，加上长时间的谈话，使他虚弱得几乎难以支持了。这回不用桑结来劝扶，他自己就倒卧下去了，但头脑依然清楚，他的话

① 土默特部落：此处指已归化之土默特部，在今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黄河流域的土默川平原。

② 圣识一切：意为超出世间，通晓一切佛学知识。瓦齐尔达喇是梵文，执金刚的意思。达赖是蒙文，海的意思。喇嘛是藏文，上人的意思。